

私人记忆

卢惠龙 著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教育出版社

私人记忆

卢惠龙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私人记忆 / 卢惠龙著. — 贵阳 : 贵州教育出版社,
2015.5

ISBN 978 - 7 - 5456 - 0807 - 6

I. ①私… II. ①卢… III. ①回忆录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88752 号

私人记忆

卢惠龙 著

出版发行	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教育出版社
地 址	贵阳市黄山冲路 18 号 (电话 0851 - 88654672 邮编 550004)
印 刷	贵州创兴彩印厂
开 本	787mm × 1092mm 1/16
印 张	20.25 印张
字 数	250 千字
版次印次	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456 - 0807 - 6

定 价 32.00 元
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厂址:贵阳市麻冲路 25 号 电话:86610960 邮编:550001

自序

年轻时爱眺望，老年时爱回望。

我是在上海长乐路庆福里的石库门长大的，1948 年从上海随家迁徙到贵阳，在贵州快 70 年了。至今记得“民生”号轮船离开上海的情景，那是一个黄昏，汽笛忧郁地鸣叫了两三声，就逆长江而上了。我们告别了拥挤嘈杂的石库门，告别了梅龙镇的本帮菜。船过汉口、九江停靠和抵达重庆的情景，也清晰如昨。汉口街边的人行道，犹如半个廊桥，人们不怕下雨淋着。九江江面的小木船，叫作“木划子”，在轮船边云集，等待下船客人。重庆大街上敲锣打鼓的小队伍，在宣传推销什么药物，既热闹，又嘈杂。由重庆来贵阳，是乘烧木炭的汽车，汽车吃力地在凉风垭盘旋弯路上蠕行。乳白色的瘴雾在山腰静静低回，蛮荒的山峦我见所未见。

到达贵阳，就遇连绵细雨，街上烂泥如膏。我们先在合群路朱家巷落脚，于是，开始了我几乎一生的贵州时光。

以后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；饥饿、炼钢、下乡；军垦、蹲点、誉文……

来来往往，迷迷离离。时间在树干上长叶，又脱落。长叶时光斑撩拨，落叶时风沙撩乱。

1950 年，花溪火烧大将山，土匪的尸体，一律裹了白布，从花溪到桐木岭的路边，响起长声吆吆呼天抢地的哭声。

1952 年，贵阳众望一时的周西成铜像被拆除，取代的是喷水池，相比之下，一个是历史的滞重，一个是现实的飞扬。

1958 年，到处是战歌、红旗、高炉、锣鼓、捷报和诗人。小高炉遍地开花。

1959 年，黔桂铁路通车，火车站人山人海，旗浪滚滚。贵州结束不通火车的历史。

1960 年，贵阳“汉云楼”前，饥饿者抢了别人的窝窝头，不顾泥泞，匍匐于地，大快朵颐。

1967 年，贵阳 411 战士边唱战歌边流泪：“英雄的 411，山城骄傲，

迎着风暴英勇战斗……”

……

几乎是编年史。每个个体生命，都在承受时代宏大的命运。

一代人似乎都有相似的分子结构、相似的命运，没有人能够逃避历史的规定性。于是，在历史的策动之下，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十分发达，进而形成僵硬板结的谱系。

然而就单个生命体验而言，常常游移宏大历史框架的坚硬、概念。因为一个是热性的政治世界，一个是人性的生命境遇。后者细腻、温暖、切肤，像无数毛细血管，匍匐于机体，丝丝缕缕，灵动不息，内里流动生命之浆。这别样的谱系始终存在，生生不灭。

我的私人记忆，是回望，是静观，对着过往的人，过往的事。近70年，我一边建立，一边拆除，既保有价值的认定，又对这种认定保持距离。借助文字，沿路返回。有亲历、有目击，却没有宏大，没有秘籍，没有史料，更没传奇。70年的来路，没有大江大海，没有刀光剑影，没有昂首阔步，点点滴滴，多为常态，只是一个人的年轮而已。其中，有些许温暖、些许乐趣、些许疑窦、些许不幸……这些，不是强者的表述，而是庸常的自语。

回望中，我认清我从来不曾骁勇过，虎狼过，霸气过，甚至豪迈过。不记仇，不狂狷，不桀骜，不圆滑，也不刚强，甚至不设防。与人为善，恬淡平和，忍辱负重，这可能既是文化、性格上的包容，也是无法更改的弱项。

一个人的行走永远不会停止。一路走来，我的经历远不像一些同代人那样风生水起，花团锦簇，大步流星，也就没有他们的悲壮、激越，甚至血腥。我走在街头的梧桐树下，头顶偶见零零落落的叶子飘零而下，日子一转身已成天涯。

2015年春节前夕于贵阳

目 录

第一辑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1 母亲 | 22 小巷人家 |
| 4 花溪，难解之缘 | 26 城西轶事 |
| 8 火烧大将山 | 29 城南 |
| 12 那多雨的夏天哟 | 32 那片金色的银杏树 |
| 15 回望铜像台 | 37 街头浮世绘 |
| 19 童年童谣 | 41 懵懂 |

第二辑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44 瞎子摸象 | 71 饥饿不是一种传说 |
| 49 乡下，爷爷收 | 78 乡间 |
| 52 蓝色的风 | 81 夜归 |
| 55 骚动 | 84 大学梦 |
| 58 夜行 | 89 春矣秋矣 |
| 62 幸福路 | 94 鹰犬 |
| 68 春泥 | 98 军垦日子 |

第三辑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105 落地 | 131 猜题 |
| 109 调动 | 134 安龙聚会 |
| 113 酒干 | 137 查郎与白妹 |
| 118 地委大院 | 141 年之絮语 |
| 123 冰河解冻 | 145 我遥远的鲁布革 |
| 127 难忘那影院 | 150 我知道盘江上空有几只鹰 |
| | 153 乡情 |

第四辑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|
| 157 | 乐感 | 195 | 曾经的高原星辰 |
| 161 | 偏食 | 206 | 汉语的寂寞 |
| 164 | 书之累 | 214 | 呵，山花 |
| 169 | 向黔北致敬 | 218 | 又见谷艺 |
| 172 | 文学出版那点旧事儿 | 222 | 定格“乌江” |
| 177 | 绕不开的话题 | 224 | 背街 |
| 186 | 我在巴黎喝香槟 | 227 | 老人之间 |
| 191 | 倦怠 | | |

第五辑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|-----|---------|
| 231 | 岁月曾几何 | 273 | 独坐黄昏残 |
| 235 | 童真老人 | 277 | 往昔自难忘 |
| 241 | 士光无恙 | 280 | 儒将 |
| 245 | 他像海明威 | 286 | 布依汉子 |
| 252 | 故人远在他乡 | 293 | 流水无弦万古琴 |
| 257 | 姐姐老了 | 298 | 世间再无张以玉 |
| 261 | 死者长已矣 | 306 | 海枯石烂转瞬间 |
| 266 | 性情中人 | 309 | 来去景云山 |
| 270 | 鲁老师的故事 | 312 | 后记 |

第一辑

母亲

母亲离开我太久太久了，母爱却偕我长在。

我手里有张母亲的照片，母亲身着短袖长襟，头发往后挽成发髻，鼻梁上有副精致的眼镜。体态微胖，尽显大气、端庄、贤淑。未脱童蒙的我，站在母亲面前。那是我们一家离开上海时，在黄浦公园拍的。

记得，一个阴冷的黄昏，我们住进了贵阳一个很常见小巷的院子，院子里有好些绿树和花草。舅舅们常常来陪母亲聊天、牌局。母亲说一口贵阳话，常常听到的是府牌坊、北门桥、三官店、大洼、孟关这些地名，说的二四轰炸、说华问渠的文通书局。我外公是源盛和的老板，我没见过。母亲的楷体毛笔字写得很工整，家里几本书的封面上，端庄地留下她的名字。父亲爱唱京戏，偶尔，我也见母亲拿着本厚厚的《大戏考》翻翻，哼哼。我听熟了那段《卖马》：店主东带过了黄彪马，不由得秦叔宝两泪如麻。母亲皈依佛教。初一、十五要吃素的，从不更改。晚餐时她可以喝少许的酒，那酒是先用一个白色的小烫壶将酒温热，再一点点喝。院子里的母鸡一生蛋，

咯咯地叫个不停，母亲就会把带了母鸡体温的蛋敲个洞，让我把蛋清蛋黄都喝下去。每天还督促我服维生素。晚上，我们总爱围着一个炭盆烤火。母亲就用炭火做蛋饺。她把调好的蛋舀一点在勺子里，就着炭火滚动两下，再把肉丸放进去，再一卷，一个蛋饺就做好了。姐姐这时爱在一边烤糍粑，气味很香。我无忧无虑，爱拿了火钳，把盆里的木炭蓬来蓬去，看着红的木炭，白的炭灰，很温暖。舅妈常常来家陪伴母亲。

40年代末期，贵阳的冬天特别冷。我在正道小学念书，我的座位靠教室的窗子，窗子是用白绵纸糊的，纸被戳破，冷风就灌进来，冻得我抖抖瑟瑟，于是，我有了不去上学的理由。母亲知道后，就叫我表哥带了白绵纸和糍糊，去把窗户糊好，我就赖不了学了。

母亲身体不好，常请老中医袁家矶先生来家号脉、开药。每次袁医生都是坐黄包车来的，他戴了一副宽边眼镜，腋下总夹着一个黑色的皮包，说话恭谦、和蔼。每次袁医生来时，母亲就要我叫袁伯伯，说从小要懂礼貌。

不久，我们搬往花溪，一家人坐了几辆马车，一辆接一辆的。马车像一座小小的房子，前面挂了门帘，两边还有窗户。母亲要我坐在她身边，须臾不得离开。她像在用她的身体为我遮风。一路，马蹄踏着石子路嘚嘚有声，马脖子上的铜铃也叮当作响，摇摇晃晃两个多小时才到。我家是租镇长卢佐臣的房子。住下来以后，母亲站在楼廊上，看着前面的田坝、山脉，感叹道：等春天来了，这里绿油油的，会很舒服。

这年春节将至，母亲和邻居做“血豆腐”感冒，心脏病复发，她还没享受到花溪的春天，就永远闭上了眼睛。母亲安埋在军疗那边的山上，我在花溪小学门口，一眼就可以看见青山背景下灰白的

墓碑。母亲是最疼我的人，没了母亲，我很伤心，也不习惯。我有事无事会一个人去墓地那边转转。父亲在晚饭后，常领着我在去农学院的路上散步。母亲临终一刻，我没在她身边，我几次问父亲，母亲最后说了些什么？父亲说，她要你好好读书。我记住了母亲留给我的这句话，终生不忘，终生践行。

母亲生命的长度，不到 50 年的时光。为什么走得这么早呢？姐姐说，母亲病了，需要“盘尼西林”，从贵阳送来，半路遇土匪抢车，来晚了。

七岁蒙童，生命的经验还没开始，对母亲的记忆太稀有了。然而，母亲在我心中是不死的。

以后，我几次回上海老住地去，老街坊提起我母亲，无不称赞十号姆妈善良，人好。

我年老以后，不时会梦见母亲，经历千难万险，匍匐在母亲面前：“妈妈，我来了。”然而，母亲面部闪过一丝疑惑，看着面前这个比她定格的年龄还大的脊背佝偻的老头，仿佛在问：“你，你是谁呢？”她不认得她的儿子了。梦醒，不胜悲凉，我责备自己，快 20 年了，我不曾来这里看望母亲了。我在乡下，离贵阳很远，回不来。母亲遗忘了我。

现在，我常常去花溪看望母亲，母亲的墓碑长久地伫立在山野的风雨中，上面刻着她的名字与生辰逝日，也有我的名字，这是母子永不中断的牵连。我来了，她会在世界的另一端微笑么？我不知道。

长眠成为母亲的真实，她孤独地与青山相拥而眠。她给予我的母爱永远偕我而长在，温暖我一生。

花溪，难解之缘

花溪，一个优雅、安谧的小镇，连同那真山真水，长驻在我心里。
一个初冬，我们从贵阳搬往花溪。

花溪给我的印象是一片灰蒙。那是冬季，低矮的房屋颓残得没有颜色。街上有驮马行走，也有背了竹篓的老人，多数人穿的是厚重的大襟。远处的山也是灰色的，只有一条宽阔的河流，清澈无垢。

小学二年级，我是在花溪念的。学校在花溪麟山脚下，是个绿水青山的地方。麟山被绿树紧紧包围，郁郁葱葱，几乎看不见岩石。早晨，总有山岚迷蒙，空气润润的，好像伸手就可以握住雾气。我们音乐老师写了首歌，“太阳一出照麟山”，我们都会唱，觉得歌声和我们很贴近。下午，鸽群一阵阵飞来，鸽哨高低有致，拖着长长的尾音，在学校上空盘旋。我们抬着头，眯着眼，看鸽群在广袤的蓝天上，流畅地划出道道银色的弧线。学校四周有规规整整的围墙，校园很大，很空旷，教室依墙而立，老师的办公室居中，前面有高高耸立的旗杆，国旗在天空飘扬。课前课后，我们就在校园里游戏。我们二年级的教室在进校门的左边，教室的玻璃窗外，是公园一条

主干道。我们上课时，时常看见窗外白雾迷蒙，有时也看见阳光灿烂。路上有行人、牛群经过。有时，还有水牛哞哞的叫声传来。

我们的语文课，第一课是“来来来，来上学；去去去，去游戏”，朗朗上口，插图也很大，朴实极了。上我们语文课的是陈老师，瘦高的个子，是黔陶那边的人，讲课声音不疾不徐，他总是下颌微扬，若有所思。有一次，我父亲请几个老师来家吃饭，我去请陈老师时，他生病了。听我说明来意，他从床上撑起来，给我父母写条子，说很抱歉，择日拜访。我看不懂，但记住了。我看他大汗淋漓，不断用毛巾去擦。我问他得了什么病，他说是伤寒。我这才知道是一种很重的病。他写条子时，手抖得厉害，字不像上课时在黑板上那样写得好。没过几天，陈老师又出现在讲台上，还很虚弱。那时的老师都这样。

学校大门口，有一个老婆婆在那里卖零食，有葵花、胡豆、棒棒糖之类。她头发花白，脊背佝偻，终年都穿朴实的布衣衫，对我们很和气。我记得，走进校门时，总有些同学会在那里逗留，然后，一个跟着一个的，抢着，嚷着：有我一份，有我一份。每次排队放学的路上，我总不喜欢和大家一起走，觉得受约束，我常常假装鞋带散了，就蹲下来系鞋带，让大家走远了，我才站起来。我喜欢一个人优哉游哉、东张西望地走。我上学的时候，从家出来，穿场坝，过大桥，常常不是照直去学校，爱在街上看人家刻章、喷漆……父亲发现了，说过我几次。一天，我进了花溪公园的大门后，就拐进了路边的桃树林，用手去抠桃树干上的桃油。那桃油亮晶晶的，还有黏性，附在桃树枝上，很新奇。我正抠着，河对面传来父亲的喊叫声：还不快去，要迟到了。我吓了一跳，原来父亲还监视我呢。我赶快飞也似的朝学校跑去。

花溪在经历了政权更替的短暂动荡后，终于宁静了，春天夏天如期而至。

风和日丽的春天，去郊外踏青，柳枝吐出鹅绿，在空中摇曳，有人在打田撒秧了。我看见站在田坎上撒秧的人，端了一个竹簸箕，一把一把地把谷种撒到秧田里去，我少年的心里不知不觉冒出这样一个意象：原来，秋天满坝的金黄色，是来自人的手中的。花溪的夏天，到处都滋生着风韵，渗透出诗意。印象最深的，是比人还高的苞谷林，好似无数的屏障，把收获的喜悦隐藏在一片绿浓之中。

我们住房有个后花园，有蝴蝶、蚂蚱、蜻蜓。早晨的露珠落在花盆架上，午间的太阳照着向日葵，黄昏时候，天上的红霞一会变成一匹马，一会变成一朵花……

那时花溪的坝上桥是座木桥。曲曲拐拐的，有点风雨飘摇，走在上面，能感觉木板的颤动。桥头，有座碾坊，一半浸在碧水里，一半立在岩石上。侧望过去，败瓦颓檐上，一蓬蓬草茎瑟瑟抖动，两根枞木一端支着倾斜的房柱，另一端嵌进岩缝，阻止碾坊继续朝后坍塌。那斑驳的壁板，攀缘了龙须藤，墙脚也牵满了三角梅。每当开了水闸，河水从高处泻下去，暗轮盛满珍珠似的水花转动起来，跟着，咿咿呀呀的声音传来了。

那时的贵州大学在老农学院那边。我去看过一次大学生演出的话剧《雷雨》。我知道了周朴园、侍萍、繁漪、周冲、四凤之间的故事。晚上回家的路上，我很害怕。话剧快完时，四凤承受不住打击，跑向花园，周冲来救她，两人触电身亡。这一幕，让我透不过气来。我身边好像狂风大作，雷电交加，我忍不住跑起来，要赶快回家。

匪夷所思，许多年过去，我竟然在花溪文教局谋了一份差事，竟然去我的母校花溪小学蹲点。看见嬉笑无忧的孩子，想到我在这

里读书那时还去马厰躲土匪，已恍如隔世。花溪所属的青岩、黔陶、马铃、党武也留下了我凌乱的足迹。这种游历似的感觉，我在一首《绿水青山任逍遥》的诗里作了记载。

以后呢，我又考上了贵州大学。从吉林村扛行李进校，不过一个转身而已。冥王星的运行轨道尚不规则，花溪，念兹在兹，将长长地陪伴我、浸透我？

在贵大校园里住了整整五年。公园旁有个花溪饭店，这时期，我和同学能去吃上一次豆花面，就属奢侈。

公园里的“小憩”，倒是我常去的地方。1944年巴金与夫人萧珊是在这里结婚的。这个柏树围成的小园，就在放鸽桥头，是一栋小巧的青砖青瓦平房，这里听得见跌宕溪流的轻响，一副老派的稳重与典雅。这令我重读巴金在贵阳中央医院写下的《第四病室》。

多年以后，我父亲去世，和母亲合葬在花溪。至今，每年清明，我们还去花溪扫墓。花溪小学，位置还在麟山脚下，华丽了，也面目全非了。那紫色的山岚呢，始终萦绕那里，山岚深处，是一种静气、澄澈，不曾更改。

花溪今天有了许多休闲的去处。平桥那边的“绿野”“水乡”是我们聚会的选择，常去。每到花溪，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。

浮华半世皆云烟，留住花溪常相顾。

火烧大将山

大将山，绿绿葱葱，大气磅礴，是花溪的最高山，像一道绿色的屏障。花溪人祖祖辈辈，在大将山的庇护下成长、强悍。花溪河水，从大将山下曲折蜿蜒，逶迤多姿。山下是有名的清华中学，1939年在这里落脚，人气很盛。

“大将山”山名是因它的形状，宛如一位端坐的大将军而来，颇有气势。山上密密匝匝的林子，就像大将身披的衣袍。起风时，枝叶起伏，林涛喧哗，蕴含无穷之力。山顶，还有一棵最为高大、最为显眼的松树，枝如铁，干如铜，挺然屹立，蓬勃旺盛。清华中学的同学称它为“独立树”，视它为独立精神的象征。大将山山势陡峭，山脚，有石阶进入山谷，然后便是自然的山道。大山深处沟壑纵横，被浓密的灌木和高大的乔木荫蔽。学子们沿着之字形的路径，自由地登山；而当地村民上山，是不准带柴刀的。我也上过大将山，踩着铺了落叶的松软的山路，去捡些棕色的松果，松果丢进火里，火焰会立即蹿起。